

武皇的汗血宝马

向祚铁短篇小说集

向祚铁◎著



YZLI0890125669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武皇的汗血马

向祚铁◎著



YZLI0890125669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皇的汗血宝马：向祚铁短篇小说集/向祚铁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0. 11

ISBN 978-7-5104-1345-2

I. ①武… II. ①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98346号

武皇的汗血宝马

策 划：亚伯拉罕·蝼豕

作 者：向祚铁

责任编辑：李红兴

封面设计： 鹭工作室

版式设计：欧阳潇湘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版 权 部：+86 (10) 6899 6306

中文网址：www.nwp.cn

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数：80千字 印张：3.875

版次：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1345-2

定价：1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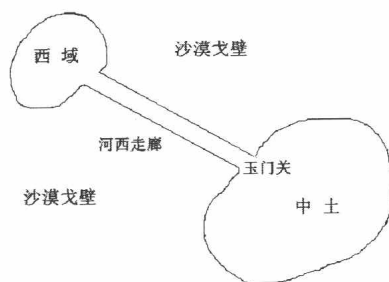
目 次

武皇的汗血宝马.....	1
饥荒.....	5
养鲸鱼的故事	14
登基	17
恭顺的臣民	22
军功	27
校园情话	31
计划生育之我见	40
南岳	44
320 国道	50
一个由林场改造而成的高山农场	56
马卡	62
小流氓阿三及其朋友们	70

武皇的汗血宝马

(一)

张骞把地图恭恭敬敬地打开，于是，汉武帝便见到了如下的地理概貌：



“西域诸国，距京城八千余里，内有大宛，出产汗血宝马。”

(二)

酒泉郡有一个羌水村。这天傍晚，村民们收工回家，就见一长队汉家士兵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急匆匆地向西跑

去。望着这滚滚逝去的大军，村民们想了半天，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大概过了两个月，就在大家已忘记这支大军的时候，在村口忽然有一大团黄尘，从西边迅速地滚向东边。大家都惊惶地不知是何怪物，只听到“得得”声，把路面敲得钝响。随后，就有一群士兵，拖旗曳枪，跌跌撞撞地跟在那团黄尘后面，都显出很惊惶的模样，就像一大群惊飞的鸟。

(三)

他显然不能跑了，因为他的右腿被大刀狠狠地砍了一下，创口已经化脓。刚开始时，他还能看到创口那鲜红的肌肉。几天后，黄尘把创口塞满，于是很快开始化脓。他就拖着这条右腿，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，黄色的脓水不断地往下流，于是，路上就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湿痕。太阳本来是很凶的，现在，密密层层的黄尘把路面都笼罩了。他后来回想起这一经历，坚决认为：他之所以没有被太阳蒸干，就是靠着落在皮肤上的那一厚层尘土。

现在，他走在路上。除了太阳和黄尘，什么人也没有，连小鸟都见不到一只。于是，他就竭尽全力地回忆。大概在两个多月前，他所在的那一营被紧急召集，说是要打仗。他后来才知道，西域的一个国家对我们的皇帝倨傲无礼，所以要去“教化教化”他们。通过宽广的荒无人烟的地方，看到了一座城墙，他们就去攻打。

“我爬到城上，好像被谁砍了一刀。”第二天早上，他醒了过来，“什长！什么？罗刀疤！”怎么了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他莫名其妙地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“让我想想，这是不是幻觉？我是不是在这儿——我不知道的地方？”他坐

起来，看了看屁股下的墙砖，确认了自己确实“是在这儿”。他努力地动脑子，想让自己更清醒一点，“这么说，我该回家了。我是从东方来的，应该向东方走去。”他往东边一望，看到了一大团黄尘正在往东滚滚逝去——就像一条黄龙。后来，他回到家里后，一直认为这是某种神示。

于是，他现在就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。在路上，不时能看到马的尸体，他就靠着这些肉充饥。马肉都发臭了，有些肉甚至和他的创口一样流着脓水。但他并不感到如何痛苦，他仿佛是梦游一般，一直难以肯定自己是否处于这种现状。有时，他感到自己是在以前军营里的床铺做梦。但他“梦游”的方向一直没变，这倒不是他如何清醒，而是靠自己的感觉——眼睛、鼻子、皮肤等，去感受那些黄尘的“味道”，黄尘的“味道”把他一直引领到了玉门关。

(四)

过了将近三个月，汉武帝焦躁起来，每天都派人去终南山的山顶上观察情况。这天，使者在终南山顶看到了：一团黄尘在山脚的驿道上滚滚而来——宛如一条黄龙。他赶忙跑下山去，进宫告诉了武帝。

尽管进行得很秘密，但京城的人们还是听到风声，说皇上派人到大宛抢马去了。人们纷纷涌上城堞，想看看宝马。只见城外荒野上一大团黄尘或者说黄龙迅速地向京城滚来，很快进入城门，从御道上迅速蹿进皇宫，“嘭”地一声，宫门紧闭，就什么也见不到了。

日暮时分，宫里传出圣谕，说“黄龙降于野，伏于宫”。为了祝贺这一瑞兆，皇帝赐宴三日，大赦天下。

(五)

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。“我终于醒了。”他脑子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。

京城某些“不怀好意”的人来探望他，问他是否去大宛抢过宝马。

“大宛？宝马？这个，我确实不敢肯定，我好象往西边跑了很远——但这也难以确定，我这些天一直昏昏沉沉的，这一切可能都是妄谵。我好象爬上过一座城，并且被人砍了一刀，不过现在好了，只剩一个伤疤了——也许是以前打仗时被人砍的。真的，我……这一切，我确实搞不清了。我只是见到一条黄龙，确是一条黄龙——我是说在梦里，它一直引着我不断地向东方走，直到我走回家。”

写于1995年

饥 荒

史记：明末，关中连年旱灾，城中小儿，旦出，暮多不归。

小山的死

小山来到了城外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知所措。大地上见不到一株庄稼，也见不到一个农民，太阳把日光笔直地射到地面。光秃的大地向天那边铺去，直到和球面的天空接合起来，形成简单而又严谨的密封。

小山终于明白了，今早拖着木棒从街上走过时，那些瘫坐在廊檐下的人们为什么会用讥讽的眼光看着他。是啊，这次旱灾确实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。它进行得非常沉寂，令人窒息。

今天早上，小山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要来郊外碰碰运气，为了给自己增加信心，他非常细心地削了一根枣木棒，他把木棒的一端削得很尖，可以方便地戳瞎野狗的眼睛。小山拖着木棒，尽量放轻脚步，以免惊醒睡在廊檐下的人们，否则，人们会因为自己受到打扰而把小山痛打一顿；另外，小山瞧不起他们，不想和他们有什么交往。可是，那根枣木

棒却一点也不体会小山的心情，它在小山身后蹦打着，把街石敲得乱响。这样，人们全醒了，可出乎小山意外，他们没打小山，只是不感兴趣、同时又略带讥讽地瞧了他几眼，就又翻身睡觉去了。

现在已是正午，太阳晒得小山发晕；没有一丝风，天空蓝得就像浸过油似的。小山见不到一个人，他把眼睛竭力眯缝起来，一点点地扫视着远处的农舍，屋顶上的茅草泛着黄光，使大地显得更为寂静。小山竭力想听到一些禽畜的叫声，但他没有听到，他也没有听见人们偶尔的嘈杂声。

小山出城时，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：无论如何，农村总应有些可吃的东西吧。现在，他失望了。他不甘心，用木棒在垃圾堆里拨弄，希望能发现一块骨头，这样就可以让舌头不停地舔下去。这时，他看到一只野狗在垃圾堆的背阴处，正啃着什么。小山慢慢走近，看到它啃的是一只人手。小山一阵欢喜，因为野狗和乌鸦不同，它们不吃腐尸。他对准狗屁股，用力打了一棒。野狗一惊，丢下人手，跑开了。小山扔开棍子，捡起人手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果然没有臭味。但野狗只跑一小段路就停了下来，当它看到眼前只是一个瘦弱的少年时，便肆无忌惮地扑上来，咬住小山的右脚。小山用拳头打它的脑袋，又试图用手去掰开它的嘴巴，但是野狗咬得更紧了。小山无可奈何，只好把人手还给它。

走了一段路后，小山想起他的棍子忘记拿了，于是停下来。可野狗并没有理解小山，当看到小山还没有走开时，它愤怒地露出尖锐的犬牙。小山为了消除误会，把眼光离开那只人手，也离开野狗。他趴下身子，把目光局限于那根木棍，一步步地向前爬去。可野狗并没有理解小山的一片苦心，它认为这是一种偷袭。它瞪圆双眼，大嚎一声，那声音就仿佛喉咙里夹着一块骨头。小山只好放弃拿回木棍的念头。

黄昏时，小山还在城外游荡。城外和城里一样没有炊烟。太阳慢慢地落向远处的平原，天空和大地也由此被它慢慢拉近。小山不想回城，他宁愿就这样永远地游荡下去。他看着那方方正正的县城和郊野，想起塾师所讲授的“棺槨”：棺，内棺；槨，外棺。现在，小山就夹在这两层“棺”之间，暗自怀着一种古怪的愉悦心理，鬼魅似地游荡。

这时，远远地，一家农舍的烟囱上，一束烟柱躲躲闪闪地升了起来，就像一个小偷般犹疑，然而最终慢慢地、笔直地进入天空。尽管它又细又弱，却那样地明显。小山振奋了，他朝炊烟走去。为了给自己惊喜，小山故意低着头不去看它。过了很久，小山抬头一看，那烟柱却依然有那么远。小山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解释：“那儿有烟柱，并且可以肯定是炊烟。它看起来之所以还有那么远，那只是因为我走得太慢。只要不停地走下去，我就一定会到那里。”

大概到了半夜，小山终于来到一个村庄，素白的月光照着村街两旁密密麻麻的农舍。但村子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任何声音。小山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。这时，他看到了火光。在村街尽头的一所茅屋里，火光从墙壁的缝隙透射出来，通红通红的。门是开着的，小山走了进去，只见灶台上烧着一大锅水，在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着。地上胡乱地躺着几个人；一个老人正在往灶膛添柴。

“老伯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吃的吗？”

老人把地上的人都摇醒，然后回答道：“是啊，从傍晚起，我们就一直准备做羊肉汤呢。”这时，有两个人从背后抓住小山的手臂。小山立时明白了这一切。

老人得意地哈哈大笑，对大家说：“留着我毕竟是有用的，要不是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，大家只有等死。”

其中一人不耐烦地问小山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我

们会尽量满足你的。我们这样做，你不能怪我们。”

“我只是想喝口羊肉汤。”

大家都忍不住笑了：“愚蠢！有羊肉吃，我们还杀你干什么？”

小山不甘心地说：“那你们烧这么一大锅水干什么？”

“等你下锅啊。”

小山沉默了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今天，我从城里出来，就这么预感：我会被吞吃掉。特别是被那只野狗打败后，连棍子都拿不回来，我就知道没用了。我朝这儿走来，只是不甘心而已，只想有个了断。现在，我终于走到这儿，看见这炊烟，这火光了。”

小山停了下来，大家的脸在火舌里忽明忽暗。

“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吃掉我后，把拉出来的屎放一块儿，用来培植一棵小树。我希望给自己留个标记——要是没有小树，一棵草或一块苔藓都行。”

一个县令的作为

今天，我那沉寂多时的县衙来了一位老妇人，说她的儿子出城好几天，至今未归，请求县里派人去追查此事。临出门时，她突然放声大哭：“他一定死了，他一定被吃掉了。”

我叫上几个捕块，骑着仅剩的一匹老驴，准备出城。我们走在寂静的街道上，躺在廊檐下的人们都站了起来。因为我很久没有出城，也很久没有和他们见面。看到这么多饥饿的眼睛盯着我，我赶紧用力踢打老驴。可它就是不肯走快点，看到大家都注视着它，它还自鸣得意呢，想尽力延长这种荣耀；也许它被吓坏了，因此才走不快。

本来，我可以从驴背上下来，这样能走得更快。但我没

有跨下驴背、尽快地走出城门，那只是因为我所害怕的事发生了。有几个老年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迟疑一会，但终于走到街上，迎面跪下来，口中喃喃不清地说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救救我们吧，给一点吃的吧。”

这个问题总是在困扰我，可我一直解决不了。我假装没看见，想从他们身边走开。可人们纷纷走到街上，这还没有完，妇女们拖着小孩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一边走着，一边把她们干瘦的手臂露出来，希望我能看到她们暴突出来的青筋。人们仰着焦渴的脸，将我和捕快围住了。

捕快们喝道：“怎么？你们想威胁老爷？”

看得出，他们在虚张声势，根本就无心考虑我的安全问题，只不过有我在场，他们不得不敷衍一下。我止住他们，从驴背上跨下来，把缰绳交给那几个老人。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马上，他们就兴奋起来，抬起那头驴，簇拥着走向县衙前的广场。老驴支着又高又尖的耳朵，瞪着双眼，回头看着我，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人们在广场支起大锅，将那头驴做了肉汤。

城外的荒郊那么大，我们这几个瘦骨嶙峋的人来到这儿，就如同一滴灰掉进灰堆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又怎么去追查那件案子呢？即使追查出凶手，又能怎样呢？他说不定巴不得我们把他杀了呢。因为吃人容易中毒，有时甚至会带来死亡。凶手必须把肉皮烙得起泡，把泡刮掉后，还得细细地清洗。这样，肉吃下去才不会中毒。凶手肯定没有耐性去细细地洗肉，多半是胡煮一通，就吃起来；说不定他都厌倦了，干脆躺在一旁，让自己和肉一齐慢慢地烂掉。对这种人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杀一儆百？大家都在等死，又能“儆”谁呢？我不知道，当时为什么要应承那老妇人。现在，连驴子也没有了，我干脆和捕快一起回城了。

县衙里养有四匹好马，都膘肥体壮，毛色光亮。我竭力养好这四匹马，主要出于以下考虑：第一，这四匹马实在是生气勃勃，我不忍心杀它们；第二，在死气沉沉的今天，我想保留这最后四个健壮的生命，定期地牵到街上去游行，以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热爱；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把它留做传信之用，必须和总督大人取得联系，请求援助。当晚，我决定给三边总督写封紧急公文，明天派人骑马送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派衙役告知人们，说我已派人去向朝廷求援，大家要振作起来，别失去希望，因为只要朝廷的援助到达这儿，大家就能活命，而我已派人去求援了。如此这般，反复鼓励大家，衙役走街串巷地打着铜锣，把我的话传给大家。人们变得兴奋起来，都纷纷走向城墙，目送那位信使。这天早上，信使特意漱洗洁净，还把以往的干净衣帽穿戴好。他接过公文，抖擞精神，大步向在街心上等候已久的白马走去。阳光照着他，熠熠发亮。白马载着他，扬起一团灰尘，迅速地向荒郊跑去，这团灰尘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一直融入黄得发亮的大地，慢慢地消失了。人们这才三三两两走回家，等待救援的到来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没有丝毫回音，我只好又派遣一人一马去报信。这次，人们不再关心，只是躺在廊檐下，看了几眼在街心上飞跑的马匹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又一个月过去了，仍然毫无消息，而我已发光了我的马匹。发送第三匹、第四匹马时，我已不抱希望。我心里明白，它们会和前两匹马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他们四人一定是连人带马被吃掉了。他们刚出城时，人强马壮，又满怀希望，当然显得生机勃勃，沿途的村民也奈何不了他们。但跑不了一百里，就会人困马乏，路边又没有

可供打尖的饭店。他们人单势孤，自然会被村民吃掉。没有人能走出这个县。朝廷一直不知道我们的情况，即使全县的人都死光了，朝廷也不会知道。只有到了明年十月份，我县还没有缴税饷，朝廷才会想起我们，派使臣来将我槛送入京，交大理寺问罪。到时，使臣看到的只会是一堆堆骨头——甚至连骨头也不会有，在他眼前的只是一片荒地，没有任何生命或生命的记忆——甚至一棵树、一株草！而在后人看来，我们同古楼兰王国一样，神秘地从大地上消失了。

开始我还抱着一丝侥幸，要是巡抚大人来我县检查吏治，那我们的情况就可以上达圣聪了。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一想法。巡抚大人不会来我县检查吏治，因为我县的穷苦是众所周知的，官吏根本就无法去贪污，而且他来这儿也得不到供奉。即使他来了，也走不到我们这儿。开始几十里路由于随从众多，随从们又都带着亮闪闪的刀枪（必须承认，在阳光下，这些刀片是很亮的，而且威风凛凛），村民们决不敢行凶，甚至还会恭敬地给巡抚大人行礼。但走不了一百里路，他们就会由于饥饿和困乏而无力抵御。先是随行的牲畜、坐骑越来越少，后来，人员也慢慢变少。大概在我县行进了一百多里，巡抚大人发觉轿子不动了，他大声喝叫轿夫，良久，没有人答应。他纳闷地走到轿外，就看到一群手拿锄头、木棒的村民，路边烧着一大锅开水。然后，人们就举着手舞足蹈的巡抚大人，把他扔进大锅做了肉汤。

抓阄的结局

城里的人越来越少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——尽管我成天躲在县衙里。也不知在里面躲了多久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想起那廊檐下的人们，不知他们还剩下多少？我走到街上，整

个县城空荡荡的，见不到一个人；挨挨挤挤的房屋还和以前一样，只多蒙了一层尘土。我来到城外的荒郊，没有一丝风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，甚至时间也忘记这儿了。那些农舍，歪歪斜斜地还在。我想去那儿探听一下情况，或许能找到活人。在半路上，我碰到一个人，他躺在路中央，一双手不停地往肚皮撒土。我问他县里人去哪儿了。他拍拍肚皮说：“都在这儿呢。”

他显然憋很久了，今天见到我，话就像泄坝的水一样，从他嘴巴里不停地往外淌：

有一天，村里的人不约而同地聚到社庙前。村长把我们男人招到一块儿，说他有办法了。大家都来抓阄，每次选一个人来做肉汤。为了表示公正，村长用力拍着胸脯，说他也和大家一起来抓阄。而且做阄的木片也由五位耆老去做，他决不插手，我们都同意了。老爷，因为我们都找到了活路，而且这个办法又很公正，大家又能够天天聚到一起了，就像往年元宵舞龙灯一样，非常喜庆。我们男人立刻同意了。不过，我们劝村长就别抓阄了，因为一个村不能没有村长，而且他又为我们费尽心思想到了出路。村长大声抗议：“我难道连死的权利也没有吗？”这句话他说得既有份量，又有道理，我们便不再劝他，但大家都受到了感动，纷纷表示，抓阄的事由我们男人去做好了，妇女就用不着抓了。妇女们正聚在场地的那一边，叽叽喳喳地商量着什么。我们过去把这决定告诉给她们。她们坚决不同意：“凭什么不让我们抓阄？当然，我们不能咬定这是阴谋，但毕竟让人感到纳闷。让我们也来抓阄，我们和你们就变得一模一样，是自己人了；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当时，我们还商量好，白天太热，都回家里睡觉，晚上天气凉爽，大家聚到社庙的场地上。篝火照得大伙的脸通

红，水在锅子里咕嘟咕嘟地滚开着。被选中的人，悄悄地和厨手走进庙里，不久，肉块切好了，就拿出来做汤。小孩们在场地上欢叫着到处乱跑，老人们围着篝火谈家常，谈鬼怪狐狸精。那时，村子里是多么地安宁呀。后来，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到其它村去转悠，教给他们这方法。可我老是抓不着汤阉。整个农村我都走遍了，我想，城里也许还有人，和他们去赌一次吧。我刚走到这儿，就碰到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他告诉我，城里人也都在抓阉，被他吃光了，他正准备去农村找人呢。

于是我俩又抓了一次阉。结果就是只剩下您眼前的这个人了，老爷。

写于1995年，修改于2009年